

年少時的郎朗，以獨奏蕭邦的敘事曲而成名，而他的最新專輯《THE CHOPIN ALBUM》則首度選擇以全本蕭邦作品錄音，即使對古典音樂了解不多的聽眾，也能感受到蕭邦浪漫抒情的繞樑魅力。對郎朗來說，蕭邦的曲子他從八歲就開始彈，如今的心境自然與當年不一樣。這些年來，他穩紮穩打，步步積累。他對音樂事業的追求早已超越技術層面，現在反而希望將音樂落實在教育理念上。頂着巨星光環的郎朗，從未讓「聲名」流於虛名，他想為古典音樂的大環境做更多實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劉國權

郎朗 自小開始習琴，技術上的多年沉澱，對他而言更多體現在演奏的格局上。按他的話說：「快板也會變，但慢板會沉澱更多，慢板的線條會將包括交響樂、室內樂在內的聲音都拉進來。」他說自己過去是用一種潛意識的感覺去彈，現在則更多是在用分析能力。很多作品看似簡單，譬如彈莫札特，實際的音色控制力固然很重要，但聲音的層次和深度，是他這樣一位優秀演奏家更為關注的。

在最新專輯《THE CHOPIN ALBUM》中重新演繹蕭邦，對郎朗來說，比錄製上一張李斯特專輯的要求更高。「我覺得錄每一張的時候，對聲音的要求都會更高，但錄CD跟彈現場畢竟不太一樣，我想用CD錄出現場的感覺。我覺得我屬於再創造能力很強的人，錄音棚會創造出很多東西，但也要你一點點去殺掉一些東西。」因為創作太多東西，錄出來的效果會不好。現場演奏的靈活性可以給演奏家無限的空間——雖然彈同樣的作品，但就像燒菜一樣，今天可以燒宮保雞丁，明天是宮保肉絲，但唱片專輯則是在一個固定模式之下演奏。「你就要想清楚，到底想不想這樣詮釋，所以這次想得比較多，錄完之後聽了很多遍，選擇了幾個我認為能更convincing myself的版本。」畢竟下一次再錄蕭邦，很可能是十年後了，唱片一面世就不能再改，必須選出自己最滿意的版本。

眾所周知郎朗年少時便以演奏蕭邦見長。「但我不會說他是影響我多於其他人的作曲家，因為其他的音樂家也很強，但蕭邦讓鋼琴唱歌、讓鋼琴變得詩意，無論你是否了解古典音樂，只要一聽到蕭邦，都會覺得動人。」他認為蕭邦能觸及人們的心靈——蕭邦練習曲不只是練習手指，更能練習人們的心和思想。新專輯中的曲目也大多是蕭邦練習曲，郎朗認為，蕭邦作為作曲家的更重要意義是在音樂學習層面，「音樂學習的意義不只是訓練手指，還有訓練怎樣彈奏出顏色。」因而郎朗一直認為推動音樂教育，不該只在技術層面。

創造新的古典音樂方式

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於2008年成立，旨在用郎朗對古典音樂的深入理解和感受豐富青少年的生活。基金會第一年的進度緩慢，但從2010年開始，便有成員固定提供資助支持基金會的項目，其中有一個獎學金項目是給12個孩子創造最好的機會去表演。基金會讓這些平均8-12歲的孩子獲得在卡耐基音樂廳等國際舞台演奏的機會。而郎朗更希望普及的，是大眾的音樂教育。

「101鋼琴家工作坊就是這樣的思路，人人可以成為其中之一，參與的孩子可以練習四手聯彈，他會有一個差不多年級的夥伴，最後會直接和我一起演奏，展示自己一年下來所學到的東西。」郎朗認為，音樂教育的關鍵，是「你要讓他們和你一起來練習。不只是告訴他們要怎麼做，而是和他們一起做。」這才是推廣古典音樂的可行方向。

基金會側重在音樂教育方面做實事、帶來真正的改變，這是因為郎朗知道這條路上有太多邪門歪道。「很多時候基礎教育沒學好，走了那麼多歪路，到時候再想去好好彈琴，一切都晚了，所以我們要把握最好的學習狀態，一定要走正路。」

「現在很多人，亂炒自己演奏得怎麼怎麼樣，實際上就甚麼也不是。用一種語言把自己抬高，這沒有任何意義。到了舞台上，不行就是不行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做實際的東西。」他認為很多公益項目，都是虛的、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。「所以我們要做project，要做看得見的實事。空談做公益去扭轉一種理念，沒有任何意義。」郎朗的希望，是建立平台，就像他做「101鋼琴家工作坊」，把中國的孩子送到國外，或者讓外國小朋友來到中國，有一個交流的平台，至為重要。

郎朗說：「不管做教育還是做事情，一定要做實事，就是做出來的東西是實東西、不是虛東西，這樣才有發展、有未來，要不然發展不起來，自己把自己給騙了。」

人們大多有所耳聞，童年時代郎朗父親對他極其嚴格。但郎朗認為：「當然我爸很嚴格，但我爸也是個非常聰明的人，那些很不嚴格的父母，或許只能教育出一群不愛練琴的人，我爸會有很多想法，他會想辦法讓我自己更想去進步，而不是逼我去進步。」當然大家都知道快馬也要有好的鞭策，「因為你跑得快，所以你必須要跟得上，跟不上的時候，我爸肯定會嚴厲一些。」又因為當人生目標是成為專業音樂家時，有些東西是需要積累——積累就要多練，而練得多肯定會感到煩躁，所以有這樣一個人很重要，「讓你在快跑的同時，又讓你耐煩，這是個很大的挑戰。所以為甚麼有的教育家能成功，有的不能成功，不是光嚴格就能培養出音樂家的，一定要動腦。」這也正是今時今日郎朗基金會思考的問題，怎麼和孩子打交道、怎樣把最好的理念通過最好的方式發揮出來。

樂於接受音樂上的挑戰

郎朗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每年夏天放鬆一下，平時則很忙。「尤其現在學校在深圳，基金會在紐約，做教育的同時，演奏會還是要彈。」但光彈琴他又覺得沒意思。「如果說小時候是為了出名，但一旦established，再只為了出名，那就是很傻的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把自己領域中比較有意思的事情說出來、要分享，音樂本來就是要分享，否則在舞台上還彈甚麼？」尤其在亞洲市場，人們對古典音樂知識沒有太多的基礎，所以郎朗希望通過鋼琴，創造出更好的學習環境。

音樂上的挑戰永遠都不會停，因為每年都在換新的作品去演奏，每次都是極大的挑戰。「因為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，大家都會很期待你能再創造出新東西，從這方面來講，把曲目選擇好最重要，別的方面沒有太多挑戰。」從純粹的技術層面而言，郎朗早已駕輕就熟，但他認為自己還要在經歷上再多磨礪。「比如我每個夏天能放兩個月假，放假時很多沉澱的東西就能出來。」

這麼多年的琴技自然從未丟下，郎朗固定每天練琴兩個小時。他說不練琴對演奏家而言，等於慢性自殺。「很多鋼琴家，你能感覺到他在手不在，這很簡單，就是沒練啊，不練琴太危險了，所以我自己每天晚上必須練琴，把手機甚麼都關掉，必須練。」

每個人的成功都不能複製，只可以借鑒，當郎朗自己去去看偉大的音樂家的故事時，也會很受感動，但複製是不可能的，每個人的才能都不一樣，就像有人想複製他的風格也同樣不太可能。「不光是技術上，味道也不一樣，心靈的體會更不一樣。」誠然，世界上很多鋼琴家彈得都不錯，「但為甚麼能衝出去的很少？原因就是有一層東西你沒有穿過去，那這層東西你就只能自己去找、去體會。」

「只要認真，大家都可以走到這個位置上，但不能衝過去，就必須靠自己。」郎朗認為，在全球範圍內，能衝出去的還是非常少，既因為很難，同時也需要一些運氣。

多年前郎朗說過，他希望古典音樂有朝一日能在中國流行起來。時至今日再回望這樣的期許，他相信：「在我身上還是能看到一些希望吧，以我的琴迷來講，不同行業的人特別多，有年齡很老的，也有年齡很輕的，也有中間的人，是有可能達到的。」但與此同時，「你說如果每個人聽李斯特都像聽流行歌一樣，我覺得這也不太可能。」

知道自己的古典音樂代表了甚麼，也讓更多人知道這一點，或許便已足夠。



郎朗 為古典音樂環境做實事



「鋼琴改變世界」之夢

《紐約時報》讚譽郎朗為「古典音樂世界裡最熾熱的一顆明星」，他於全球所有主要城市演出的獨奏會及音樂會均全場爆滿，也是史上首位與維也納愛樂、柏林愛樂及所有頂尖美國樂團合作的華人鋼琴家。同時，他又是《時代》雜誌2009年度百位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，他啟發了四千萬中國兒童學習古典鋼琴。美國電視節目《The Today Show》甚至將這個現象命名為「郎朗效應」。

郎朗過去近十年，通過多元化的義務項目，不遺餘力地推動兒童慈善。「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」專為啟迪明日的音樂愛好者和演出者而設。2011年，多用途藝術場地「郎朗音樂世界」於中國成立。施

坦威鋼琴更特別設計了五款適合早期教育的郎朗系列鋼琴，這是施坦威一百五十餘年歷史上，首次用一位藝術家的名字來命名旗下的品牌。

為了讓更多年輕人認識古典音樂，郎朗最近破天荒與美國著名Dubstep舞蹈員、人稱「機械哥」的網絡MV名人Marques'Nonstop' Scott合作錄製最新MV，以蕭邦名曲Chopin's Ocean Etude Op 25 No 12為Marques's的dubstep style舞蹈伴奏，這破格創新的演出，獲外界一致好評。而在未來，郎朗希望用更多時間實現以「鋼琴改變世界」的夢想，他在最新專輯《THE CHOPIN ALBUM》中，也演繹了多首鋼琴詩人蕭邦的不朽名曲。